



廣島姑娘

金羅曼著

作家出版社



廣島姑娘

金羅曼著

王民泉譯

作家出版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廣 島 姑 娘

金 罗 曼 著

王 民 泉 譯

*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〇五七号)

北 京 東 四 頭 條 胡 同 四 号

北 京 新 華 印 刷 廠 印 刷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

書 号 : (343) 字 数 : 185 千

開 本 $311 \times 431 \frac{1}{32}$ 印 張 $10 \frac{5}{8}$ 插 頁 2

一 九 五 五 年 十 月 北 京 第 一 版

一 九 五 五 年 十 月 北 京 第 一 次 印 刷

印 數 00001—30000

定 價 (6) 0.53 元

КИМ РОМАН
ДЕВУШКА ИЗ ХИРОСИМ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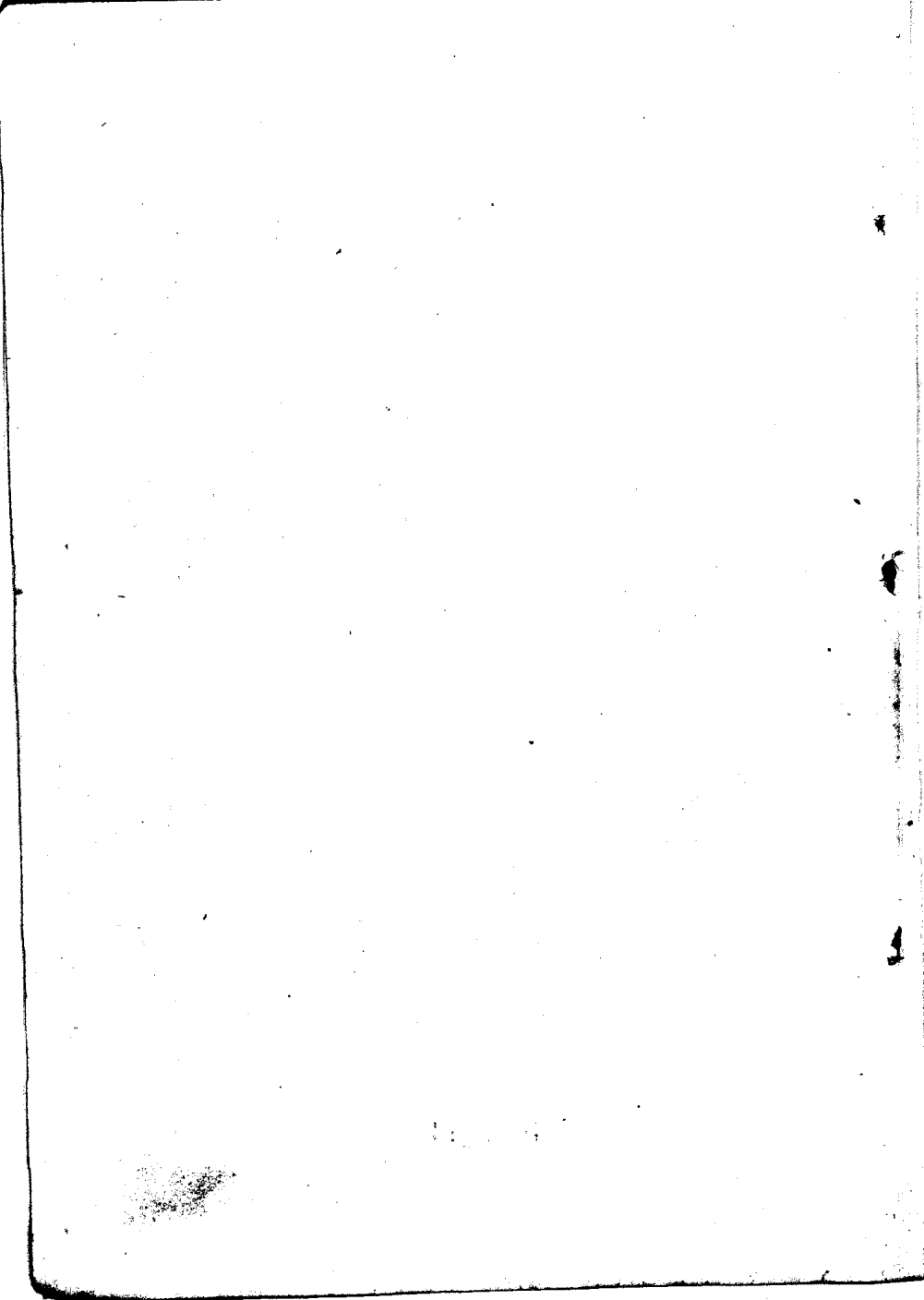
据“Soviet Literature” No. 2, 1955 所載 Rose Prokofieva
英譯“Girl From Hiroshima”轉譯。

內 容 說 明

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美帝國主義者在日本廣島上空投下了第一顆原子彈，屠殺了二十多萬和平居民。本書描寫了原子彈在廣島爆炸時的慘厲的情景。一個工人的小女孩澄子，在爆炸中心地受了傷，失掉了親人。披着“科學家”外衣的美國劑子手，並沒有因此饒放了她，他們企圖在她身上進一步試驗原子放射能在人體上的作用。她一方面逃避着這種侮辱和逼害，一方面帶着殘傷的身體，參加了不願作奴隸的日本人民的隊伍，在日本共產黨和民主青年同盟的領導下，為反對美帝國主義者在日本建立軍事基地和重新武裝日本，與美國特務機關展開了正面的出生入死的危險的鬥爭，用她的機智和勇敢，戰勝了敵人的陰謀，並和幾個村子裏的人民結成了堅強的和平防線，阻止了美軍基地的擴張。這部小說赤裸裸地暴露了美帝國主義者的慘無人道地想把日本變成原子軍事基地、重新在世界上發動原子戰爭的罪惡陰謀，向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發出反對使用原子武器與氫武器的有力的呼聲。

目 次

炸彈.....	3
号碼牌.....	13
七年半以後.....	39
捐血.....	63
油印机.....	103
缸蜻蜓.....	142
提醒作战.....	164
文化宮.....	209
和平防線.....	252
山上的黎明.....	301





炸 彈

1

澄子在睡夢中聽見她爸爸和媽媽的聲音。他們正在廚房裏談話。自上星期六起她就沒有看到她爸爸了。他在南竹屋町的一個機器廠工作，手頭有急活的時候，他就一連幾個星期不回家。

“我聽說他們前幾天轟炸了德山市，並且丟下了日文的傳單，”她爸爸乾咳了一聲（這是他的老毛病）說。
“據說他們今天晚上一定要空襲我們。這就是說，現在輪到我們頭上了。你們必須早一點兒去，找一個地方……”

最好是到西廣場去，那兒有很好的壕溝。說不定你們得住上好幾天。我會到那兒去找你們的。”

“也許我們应当到教會學校去吧？”

他們低声交談了一些時候，接着耳語聲又逐漸大了起來。

“我們的鄰居上島根市去過，帶回來了滿滿一袋子南瓜，”澄子聽見媽媽生氣地說。“可是我們什麼吃的也沒有，就只有這些腐爛了的白薯。我已經再三再四地對你說過……澄子的眼睛壞得夜裏不能再看書了，而小榮又在長膿瘡……”

“他們後天就會救濟我們的。”

“今天是星期日。”

“我答應你，下一班的人一來上工我立刻就直接到有福村去。我們將要領到一些香煙，我可以拿它們去換吃的。”

他們的聲音又壓低成耳語。接着，在短時間的沉默之後，她媽媽嘆了一口氣說：

“澄子又把她的褲子弄破啦。她整天在爬樹。簡直就像一個男孩子……”

她爸爸輕聲笑了笑。

“你可以把我的舊帆布褲子改一改給她穿。已經被我燒得很壞，無論如何不能再穿了。”

他還說了幾句別的什麼話，可是澄子沒有听清楚。

有紙張沙沙作响的聲音，接着澄子聽見媽媽說：

“澄子醒着等了很久。可是我現在不去叫醒她了。她能睡的時候就讓她睡吧。她今天晚上很可能睡不了多少覺。”

鞋箱的蓋關上了，門也砰的一聲關上；她爸爸已經上班去了。

早飯後，她媽媽收拾了一個準備隨身帶到防空壕去的鋪蓋捲和一個手提包，然後穿上帆布披肩就同鄰居一道出去做一項民衆防衛當局指定給她們這一區的工作，就是去拆除距火車站不遠的松原町的一排舊房子，以便加寬通向大河的那條街道。在離開家以前，她曾經吩咐澄子要照看小弟弟小榮，注意別讓他走得离家太遠。遇有警報的時候，鄰近的防空員會把孩子們集合起來帶到防空洞裏去的。

“並且別忘了那個手提包，”她補充說，“不然的話我們就要什麼東西都不剩下了。”

小榮和鄰居的小孩們在溝渠裏玩耍，澄子坐在籬笆邊的一棵樹下補她的褲子。小孩們玩的是打仗的遊戲。其中幾個揮動着胳膊跑來跑去，嘴裏叫着：“咚！咚！”——這是美國轟炸機。其餘的坐在地上搖擺着棍子模倣高射砲的聲音：“噹！噹！噠—噠—噠！”另外一些小孩則尖聲狂叫着向“敵人的轟炸機”猛衝，拚命撞上去——這些是日本的零式戰鬥機。

一个头戴宽边草帽的男孩子偷偷爬到篱笆边，用他的竹水枪向澄子喷了一股水，把她的裤子和针线盒都打溼了。澄子跳起来，衝出门去追赶那个男孩子，可是她还没来得及捉到他，他已经急忙穿进了马路下方一所房子的大门，嘴裏喊道：“姑娘们不应当打架！澄子是一头驢！”

戴草帽的男孩子先前曾经在澄子家对面的篱笆上用粉筆粗劣地画了两个奇異的人像，腦袋很大，打着一把傘，画的下方潦草地寫着：阿澄和小武。澄子和戴草帽的男孩子的爭吵在这个時候就開始了。小武住在同一條街的那一端：他的父母親是从名古屋市來的，靠着賣蠟紙傘过活。

2

澄子的媽媽工作完畢回家的時候，就帶着她的两个孩子動身到西廣場去，在那裏的樹蔭下挖得有深深的壕溝。

这一天傍晚又熱又悶。許多人坐在壕邊搧扇子或是在水龍頭那兒用溼毛巾擦身。他們預計敌机会在半夜來襲擊。修道院的鐘声响了十二下之後不久，飛機的嗡嗡聲就从海的方向傳來。它們是从西南方的吳市來的。接着警報就哀鳴了起來。敌机顯然是由航空母艦上起飛的，它們正在用机槍扫射沿海地區。天剛破曉前警報就

解除了。

鄰居的老婦人開始數她的佛珠，並且低声匆匆禱告了一番。

“我原來預料會有一次大空襲，可是並不那麼可怕嘛，”澄子的媽媽說，把睡在她膝上的小榮的和服換了換直。“上一次在五月裏飛機要多得多，而且不停地扔炸彈。”

老婦人微微一笑，露出一排上了黑漆的牙齒。

“他們反正來了，就像他們所答應過的一樣。真厚道，他們事前警告了我們。很有禮貌。”

大家听了這話都笑了起來。

“我整夜都沒有合一下眼睛，”澄子的媽媽說，一面打呵欠一面用手把嘴掩住。“前天夜裏我也沒有睡。我到海邊撈海草去了。可是我們現在可以回家好好睡一覺啦。”

一個長着灰鬍子的人說：“他們只不过是嚇唬嚇唬我們。值不得來那麼一個鄭重其事的警告。他們並沒有炸得叫我們整夜睡不着。”

“沒有關係，”一個背上背着嬰兒的年輕婦人說，“要是我們高興，現在我們可以一直睡到明天晚上啦。”

每一個人都急急忙忙回家去。

媽媽在廊子上用一隻木盆給小榮洗了澡，然後連鋪

蓋捲也懶得打開，就跟他一起在蓆子上躺下。澄子到外面院子裏去刷掉褲子上的泥土。

街上很安靜。鄰居們已經關上了廊子上的窗板，也在睡覺。一輛牛車走過去，才打破了沉寂。趕車的是一個年老的農民，他的頭靠在一个垃圾桶上，人已經睡熟了。一隊穿着沒有符號的制服的新兵默默地走了過去，伴行的是他們的親屬，手裏拿着旗子、包袱和上面寫着新兵們的名字的旗幟。

阿富，鄰家那個跛腿的小女孩，嗚咽着一瘸一拐地走過去。澄子把她的褲子掛在一根樹枝上，向街上瞭望。戴草帽的那個男孩子站在那所大房子外邊，向溝裏扔石子。澄子走到街上，悄悄地爬到了他的背後。男孩子正在向躺在溝裏的一個洋娃娃扔石子，同時模倣着炸彈的嘯聲和爆炸聲。阿富站在他的身旁，雙手掩着臉哀聲哭道：

“我的娃娃……你會打壞她……你會打壞她呀！”

當男孩子扔出了他最後的一顆石子，因而解除了武裝的時候，澄子就向他撲了過去，用拳頭搥他的腦袋。他倏地回轉身子，抓住她的衣袖，她低下頭來想撞他，可是他用膝頭頂她的肚子，他失掉平衡摔倒了，拖着她一塊兒跌在溝裏潮溼的石頭上。

就在這時候阿富大聲喊道：“飛機！”

男孩子正在揪澄子的頭髮，這時候也住了手抬起頭

來看。她抓住他的手企圖站起來，可是他悄悄說道：“別動。那是P—51式……不對，是B—29式。”

澄子也朝上看。在那早晨的藍色的天空高处，有三個黑點在移動。不知為了什麼緣故竟沒有空襲警報。這幾架飛機僅只發出了隱約可聞的一點兒嗡嗡聲。

男孩子放了澄子的頭髮說：“也許是我們自己的哩……”

澄子把頭髮甩回原處，然後又朝上看。飛機已經消失了。就在這時候她看見一個很小的降落傘在空中張開，開始慢慢下降。

“不，那不是我們自己的……”男孩子彎腰蹲坐在腳跟上，把頭低垂下去。“有人跳……”

澄子伸手去拿躺在男孩子腳邊的洋娃娃。

“那是阿富的。你敢逗她……”

“你幹嗎打我！”男孩子叫着，揮拳向她打去。

突然有一道閃光，隨着就是一聲沉濁的爆炸。降落傘附近冒出了一團白煙，接着又出現了一條火紅的尾巴。澄子猛然跳向溝底，雙手把臉掩住。就在同一瞬間，一道由白色、綠色、橙色混成的灼熱而眩目的電光在她緊閉着的眼前一閃，接着就來了一聲猛烈可怕的轟鳴。大地驚跳迴旋，一陣熾烈的颶風掃過地面。又是一聲震耳欲聾的轟鳴。萬物顫動，一塊塊鬆軟的熱土落在澄子身上，她失去了知覺。

甦醒以後，她發現自己被兩個穿着帆布披肩、戴着黑色口罩的男人抬着。他們走過的地方遍處是變黑了的石頭、瓦片、燒焦了的木板和黑色的袋子。濃黑的煙霧在地面上爬動着，空氣裏充滿了黑色的煤煙，落下來的雨點跟墨一般污黑。

“媽媽！”澄子喊叫了一聲，可是她並沒有聽到自己的聲音。

她感到左肩上有一種被烙燒似的疼痛。她的整個身子都疼得十分劇烈。她無聲地哭喊着，於是又失去了知覺。

過了一會兒她醒過來了。在電車軌道附近的一根扭彎了的電線桿旁邊躺着一些黑色的袋子，有一個袋子動了一動，想站起來，可是隨即又倒了下去。有一個男人穿着烏黑而沾有血跡的破衣服，鈕扣快掉了，向抬着澄子的這兩個人跑來。他張開了嘴，似乎在叫喊，可是她不能夠聽見他的聲音。他向澄子看了看，又張開了嘴，連連捶打自己的腦袋和胸膛，然後就倒在地上。人們，許許多多的人們，全都污黑而衣服破爛，正在向一堆堆黑色的灰燼跑去，每一個人都揮動着胳膊，張着嘴。澄子閉上了眼睛。她的頭在眩暈。她昏迷了過去。

她隱約意識到自己被放在一個又硬又冷的什麼東西

上面，並且有人——这一次不是穿黑衣服的——站在她旁边。有一个女人，头上戴着一頂上面有一个紅十字的高高的白帽子，嘴和鼻子上蒙着一个紗布做的白口罩，跪下去弯着腰察看她。她通过耳朵裏嗡嗡的鳴叫声听见了一句微弱的耳語。暫時間她什麼也听不清楚，可是她耳朵裏的嘈雜声逐漸地就平靜下來了。

她听见一个女人的声音說：“除了腿有一些挫伤和左肩上的火伤外沒有別的伤痕。”

“火伤正在很快地褪色，”一个男人的声音說。“可是伤疤為什麼会这样呢？”

“她是中心區的嗎？”

“我相信她是在三条桥附近給收來的；其餘这些是在神谷町和福屋百貨商店附近發現的。”

一个戴着白口罩的男人在澄子的臉孔前把手搖擺了幾下。

“她的視力並沒有受到影响。”

“快到河边去。那兒有許多小孩子，其中有幾個可能还活着。”

他們往她嘴裏灌了點什麼，可是她把它咳了出來，因为嚥的時候她感到很痛。他們又用一塊溼毛巾替她潤臉，拿開的時候毛巾都变得十分污黑。她听见远处有尖叫声和大喊声，那个女人的白帽子和口罩变成了紅色，隨着又轉成紫色，並且不断地在改变着顏色。澄子閉上

眼睛，昏睡了过去。

这一切都發生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的清晨。

这天早上，澄子，一个十歲的小女孩，由於有一枚新型的炸彈在她所居住的那座城市的上空投下，喪失了她的媽媽、爸爸和弟弟。

号碼牌

1

澄子醒來，睜開眼睛，把頭轉動了一下。她的額頭上放着一個冰袋，用一條繩子繫住。她是被震醒的——誰的腳在她頭上擦了一下。兩個戴着黑口罩、穿着上面有黑色和綠色花紋的黃帆布披肩的男人，抱起她旁邊蓆子上的女孩子，把她抬了出去。女孩子的臉上蓋着一塊燒焦了的布。

一個戴着白帽子和白口罩的護士用一塊溼布把蓆子擦了擦，走向蓆子一頭的牆上掛着的小牌子，把寫在第二百一十九號下面的日本字擦去。然後她就在臉前面合起雙手，把頭垂下。

澄子小心地掉過頭來，看見自己的蓆子一頭也掛着一塊類似的牌子。她的牌子上標的是第一百七十七號。帳篷裏邊十分氣悶。空氣中充滿了一種黃色的、難聞的煙霧。